

大清帝国唯一的太上皇帝，
大清帝王中最风流的真
命天子。

乾隆皇帝

中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乾隆自述

中

文淵閣藏唯一版本上卷
中 文淵閣正本經閣藏本
卷八下



乾隆皇帝



第三章 忙里偷闲尝禁果

“皇上，奴才以为此策大为不妥，果如傅恒所奏，蛮兵倚险而战，而又能人心固齐。要是傅恒不能直接取胜，必至于粮饷断绝，后继不援。这一点奴才请皇上深思。”允禄在前奏道，他是很欢喜傅恒的，他怕傅恒在前有什么闪失，只怕要遭到愤怒的皇上的处罚，而如讷亲一样被正法军前。所以他尽量替傅恒考虑不利因素，以让皇上降旨不准傅恒用如此之策。

“前张广泗用此策，而自取灭亡。这次傅恒又捣敌巢，奴才认为这未免也太过冒险，只恐一不小心，又会如张广泗一样惨败而归。”允禩在一旁奏道。他也一样，十分欣赏傅恒的那种谦和脾性，所以他也怕傅恒军前有什么闪失。

“皇上，奴才以为此策大谬，此策本在快捷，而一是傅恒军前迟误，只怕又难逃一败。二是此策奴才以为无十成把握不能得胜。”弘昼在一旁奏道。

朝中大臣没有几个人赞同傅恒方案，是以乾隆亦以为此策不可用，尤其是张广泗前车之鉴便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乾隆决定不让傅恒用此险策，谕嘱托傅恒另筹善策，以保证能一举成攻。

再说傅恒在军前，由于一改张广泗以前的以卡逼卡，以碉逼碉的下策，又多得岳钟麒相助，出现了可喜的变化。首先是不断有金川土人投降，又接着莎罗奔又于阵前大呼投降，傅恒为立此奇功，坚计不让莎罗奔投降，只有他愿意到军前请罪傅恒才肯受降，这明摆着是想借此机会将莎罗奔拿获，所以莎罗奔坚决不答应，他并不上当。但是如果不亲到军前，自己寨内实在已打得人员稀少，一个个黄皮精瘦的了，兵卒们一个个精疲力竭，显得毫无战斗力了，莎罗奔最后设计，决定让岳钟麒替自己说降。

而乾隆在京城并不了解前方已出现如此变化，于正月初一日便明发谕旨令傅恒班师回朝，接着又接二连三地发谕旨要傅

恒回来参加孝赞皇后的小丧，接着又发皇太后懿旨，以傅恒应尽孝道为由让傅恒班师回朝。

傅恒面对这一切要示明班师回朝的谕旨，心中感到百般无奈，只得找来岳钟麒、傅尔丹等人商量：“岳将军，你看皇上让我们班师回朝，不知你以为当班不当班？”傅恒望着一身戎装但十分精神的岳钟麒道。

“傅大人，卑职以为此时正值扬威之际，怎就因一道谕旨而前功尽弃呢？傅大人你是清楚的，如今金川各土司经过这一两年的作战，已是十分疲劳，如若我们再围打他两三个月，其势必变。而且莎罗奔现在经常在阵前呼降。所以卑职认为此时撤兵实在是非明智之举。”岳钟麒情绪激昂地说。

“傅将军呢？”傅恒又望着傅尔丹问。

“卑职认为岳将军说得很对，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今正是我军扬威立名之际，岂又轻易撤走。而且卑职认为如若此次不能荡平金川，则以后金川一带势必会烽火连起，黎民不得有安守之日，这一点请傅大人深思。”傅尔丹显得稍稍稳重地说。

“好，二位将军，你们的话我全明白了，我这就上折请求皇上延期让我军返朝，岳将军、傅将军，我估计到得五月，我们就能解决这些棘手事务吧？”傅恒抬起头问身前的两位大将，以便具疏奏请何日启程返朝。岳钟麒和傅尔丹点了点头。

“奴才傅恒启禀皇上，奴才自到军前，便暗中发誓不殄灭贼寇，便不班师回朝。而今正值我军扬威立名之际，奴才不知皇上何以连降班师之谕旨。奴才体验皇上一片苦心，但奴才实在不忍金川逆匪作贼习恶，而官军莫可奈何。奴才以为，莎罗奔不灭，则金川一地日后当无宁日，所以奴才以为当进军到底，直到将莎罗奔首级献于皇上面前。是以奴才暂请皇上许奴才以三个月延期，等到五月初再行班师。届时无论奴才攻下金

川与否，一概班师，不知皇上以为若何？”这是傅恒上的一份请求延期返朝的奏折，他同时还递上了另一份反映当前情况的奏折以安乾隆圣心，“奴才傅恒启奏皇上，时下金川一带虽大雪封山，天气寒冷。但是那儿的逆民却难耐饥饿，纷纷于军前请降。而且莎罗奔屡于阵前请降。奴才想着此次金川兵事莎罗奔乃是罪魁祸首，所以欲让莎罗奔自己亲缚自己到军前请降，以便乘机捉拿之解送京师，不知皇上圣意如何？”

傅恒的这两份奏折放在乾隆御桌上。乾隆望了望第二份奏折，亦即是要将莎罗奔捉拿解至京城的奏折。他马上意识到，此时是班师回朝的体面时机，只要让傅恒于军前接纳莎罗奔投降便能使傅恒功成名就，而这正是他所期望的，所以他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准予傅恒接纳莎罗奔投降。

在乾隆谕旨得到傅恒军前时，傅恒也已想通了，前因莎罗奔不得傅恒松口，不敢贸然前往军前，只得托人经岳钟麒说愿意请降，并让他代为在傅恒面前周旋。岳钟麒深知莎罗奔脾性，因为莎罗奔曾是他的部将，所以他力劝傅恒于此时准莎罗奔投降，于傅恒自己和国家社稷均有利，傅恒挡不住岳钟麒的劝说，又加之有乾隆谕旨，傅恒更是乐于从命，他命岳钟麒前往勒乌国受降。

岳钟麒欣然前往，他带了十多个随从乘着马就往勒乌国行去。这正是二月天气，大金川一带铺了雪，雪在阳光下发出惨淡的白光。岳钟麒望着银妆素裹之大金川一带，心情大为欢悦，他乘着兴一路狂奔，不多久便到了勒乌国。

莎罗奔早带着人员于碛前跪迎岳钟麒的到来，岳钟麒老远就看见了跪在雪地中的莎罗奔。他看着莎罗奔，故意慢慢地骑马过去，走到莎罗奔跟前，朗声问道：“你们大家认识我吗？”

莎罗奔抬头一望，正是他心中极为佩服的岳钟麒。跟在莎罗奔后面其他蛮将下人多识得岳钟麒，他们一齐惊呼道：“真

是我们的岳将军啊？”

“哈！哈！”岳钟麒在马上笑了两声，莎罗奔一见岳钟麒已心下大安，他跪着叩首道：“莎罗奔拒险抗击官兵，实在是下愚昧无知，望岳将军原谅在下的鲁莽无礼，接受在下的真心的降服。”

“哈！哈！”岳钟麒又是两声大笑道：“莎罗奔，你起来吧？朝廷已原谅你的不是，你我两个已有多年未见，以前你是我的部将，如今你我为仇敌，今日又得以和解，想着这么多年没喝上你们的金川土酒了，去陪我饮两杯去。”

“是，岳将军。”莎罗奔一听这话受宠若惊，至少岳钟麒还顾着以往情面，莎罗奔当即欢喜地站起来，一如以前那样服侍岳钟麒下得马来，在前引路，引得岳钟麒进入帐中。其他番兵番将也应声而入，以一睹他们很久未见但一直驻有心中的岳大将军的颜面。

莎罗奔热情地将岳钟麒让到上首位置，岳钟麒毫不迟疑地坐了上去，莎罗奔在下首相陪。莎罗奔又命了找来蛮女蛮男，于帐前跳舞助兴。岳钟麒见莎罗奔如此热情地招待自己，心里高兴极了，他开怀畅饮，营帐中时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但莎罗奔一直心存疑惧，害怕岳钟麒会将自己捆绑至军前，所以在酒席上难免露出丝丝不安来。

“莎罗奔，今日战争已近结束，还为何心神不宁哪？”岳钟麒饮酒边问道。

“岳将军，在下没有什么不安的啊？如若你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莎罗奔一本正经地说。

“嗯！我不信。好，我也不问了，你的不安我悉数了解。但是等会儿你自然会心下大安的，现在我们只喝酒，这金川土酒很多年没有喝了。今天喝起来真是香，来，咱们干了这一杯，为了金川以后的和平与平静。”岳钟麒边说边端起了酒杯，

然后豪爽地一饮而尽，众将也跟着——一饮而尽。

酒饮到酣处，岳钟麒已是不胜酒力，先自醉了。莎罗奔一见岳钟麒饮醉了，只得命人撤去酒席，以便岳钟麒安睡。岳钟麒虽酒醉但心里明白，在睡前他嘱托随行兵卒将他的铤械早悉数解下来，赤着上身就钻在被窝里睡去了。

岳钟麒解衣睡觉，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但莎罗奔却是心下大安。因为他先前担心的就是岳钟麒不是真来受降的，而是来攻其勒乌国的，现在岳钟麒又饮醉了，又解甲而寝，他莎罗奔自是十分高兴，他对随行在侧的侄子部卡道：“似岳将军这样的人才是我服的人。皇上我可以臣服，傅将军我也可以臣服，但唯有岳将军，我是心悦诚服。以后只要岳将军在，我绝不会再行滋事的。”

岳钟麒于帐中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直到第二天早上莎罗奔前来叫他，岳钟麒才醒过来。岳钟麒穿好衣服，出得帐前，已有一大批金川人不畏寒冷跪在帐前雪地上，他们一见岳钟麒出来，便欢呼道：“岳将军，我们心中的战神。”这喊声直入云霄，看着这些蛮人脸上的兴奋，岳钟麒很是激动。昨日他到来时，因为这些蛮人还心有顾虑，后来听莎罗奔一说疑云顿消，所以今日一早所有的金川人均想到勒乌国来看看莎罗奔极为推崇的岳将军。他们一见到岳钟麒，发觉其果有大将风范，是以一个个欢呼如雷，以倾诉他们心中的仰慕与崇敬。

“我岳钟麒奉皇上谕令拯救你们，你们是皇上的黎民，皇上仁慈宽厚，不忍加害于你们，所以命我前来受降，自此以后，你们不会再受官军相扰。你们可以安心地进行农业耕种，可以静下心来吃你们的青稞面，喝你们的土产酒，不必再为官军的进逼而担忧了。”

“哦！皇上万岁！”蛮民们的情绪又激昂起来，他们有的呼着岳钟麒的名字，有的呼着皇上万岁，有的呼着我们自由了，

整个人群一阵激动。

岳钟麒看着人群稍安静下来，这才大声道：“但你们也得安分守己，不得再掠别人土地，抢别人财产，再生事端，以不辜负皇上对你们的厚恩。”

“放心吧！岳将军，我们会听皇上的话的。”人群中一片欢呼，莎罗奔也于人群前抢着回答，还向北方遥遥地叩了三个响头。

岳钟麒见一切已经办妥，于是对莎罗奔道：“今日我先回营，将一切情况汇报给傅将军听，你们明日一早自到军前来受降，届时，傅将军会宣布赦免你们罪状的皇上谕旨。”

“是，岳将军，明日我和众人一齐前往。岳将军你就放心吧！”

岳钟麒心中自是十分相信莎罗奔的话。所以他很满足地离开了勒乌国，回到美诸军营向傅恒禀告。

傅恒听完岳钟麒的禀告，也不由心下大悦。他想起自己出兵之日皇上殷切期盼的神情，想起讷亲、张广泗因兵败金川而被皇上斩杀的故事，再想起皇上为金川一事处心积虑的样子。傅恒就不由一阵激动。明天这一切均会成为过去了，只要莎罗奔一投降，扬了我天朝大国之威风，也为西南边陲的安宁而宽心了。

傅恒想起自己这几个月来日夜忧叹不正是为的这一天吗？而这一天总算来临了，他心中悬着的害怕如张广泗与讷亲那样被斩军前的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他想起一个月前讷亲被押至军前，自己操刀杀死讷亲的一情一景，他当时看着死前的讷亲，有一种悲哀与同情，也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无奈，那时他便在心中想要是有朝一日我也如讷中堂一样败于金川，只恐怕我也会是讷亲的下场。而明天，这一切担心都会成为多余，而代之的则半是兴奋和愉悦。

傅恒又想起皇上迭命自己班师，显然是害怕他如张广泗一样在金川打败仗，而现在好了，皇上的担心没了。但更深层的傅恒仔细想了想他觉得皇上委以重任派自己到金川来，无非是想要让他来军前锻炼锻炼，而并不真是希望他能拿下金川，攻取勒乌国，而现有呢？金川被拿下了，勒乌国也入掌中，只怕这次回京皇上会更加毫不吝啬地奖赏自己了。

莎罗奔果不负言，第二天一早就领着众蛮将，抬着大鼓，边走边敲，唱着欢歌，边走边焚香地来到傅恒军营前投降。傅恒看着这个与朝廷打了两年仗的金川头目那苍迈刚毅的脸大声道：“莎罗奔，你背负朝廷，肆杀官兵。我本欲将你锁拿京师谢罪，但皇上念你愚昧无知，所以特示以德威，赦你不死。”

“谢皇上！”整个金川人群一齐跪倒道。

因为今天莎罗奔要投降，所以平日与莎罗奔有仇的，与莎罗奔有隙的都来看莎罗奔今日俯首称臣的狼狈样。他们看着莎罗奔于军前叩头心里十分愉快。更为高兴的是，莎罗奔于军前烧香发誓永不再侵扰他们，他们可以不再惧莎罗奔的淫威了。

“莎罗奔，如今你既然已经许诺不再犯诸番，那我今天就相信你，望你日后遵守自己的诺言，不要再让朝廷为你担心。你与各番均为皇上黎民，绝不能容忍你倚强凌弱，四处侵扰，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傅恒于坛前严肃地说。

“是，傅将军，在下再也不敢了。”莎罗奔叩首道。

在外围观的各番民听到莎罗奔的这句话，全都欢呼起来，他们为皇上的恩德欢呼，为将来的和平安定欢呼，也为他们的救命恩人傅恒和岳钟麒欢呼，傅恒听着这使大地摇晃的欢呼声，兴奋地笑了起来，今天这个日子太让他高兴了。

莎罗奔为表示对皇恩的感激，主动拿出金佛一尊、白银万两献给傅恒。傅恒只收了那一尊金佛，说是供于御殿以便让皇上记住莎罗奔的臣服。而对于万两白银，却是坚辞不受，他嘱

托莎罗奔自己拿回去救济金川贫民。莎罗奔对傅恒的这种宽厚很为欣喜，他激动地给傅恒连叩了七八个头并道：“傅将军，在下莎罗奔再不敢有违傅将军檄令。”

对于莎罗奔的这番表白，傅恒表示相信，并对他道：“莎罗奔，至于善后事宜，自有总督策楞前来办理，你一定要谨遵以后要拟的善后条款。”

“是，傅大人。”

金川战事完了，傅恒的使命也完成了，他决定班师回朝。同时令人飞报乾隆前方战事已平，莎罗奔已降，接着傅恒才启程回京。

乾隆接到飞马探报时，正在早朝。他一听高兴得简直合不扰嘴，他当着群臣的面将奏报给念出来，这可是第一次，以前均是由军机大臣念的。乾隆在念时，心里相当高兴，他为傅恒未辱皇命而高兴，为傅恒不负皇恩而高兴，也为死去的皇后而高兴。乾隆自从皇后死后，处理了一大批官员，但心中的隐忧并未稍解，幸得有漪秀整日伴随宫中，温言相对，乾隆悲伤的心这才稍稍得到宽慰，现在傅恒一战平金川，兵不血刃，解决了他心中的隐患，他能不高兴吗？

乾隆念完，群臣立即祝贺乾隆。乾隆听着祝贺声，龙颜大悦，他兴奋地从御座上站起来道：“朕果然没有用错傅恒。他刚到金川，约束军纪重新布置，便很快慑服了莎罗奔，使得莎罗奔心悦诚服地前来投降。这真是朕的荣幸。朕刚失去讷亲，须有傅恒补上，真是朕的荣幸啊？”

“皇上，傅恒立此大功，这也是皇上用人英明所致。”汪由敦等军机大臣附和道。

“嗯？”乾隆笑着点了点头，在御台上来回踱了几步朗声道：“准备犒赏三军，朕要亲到卢沟桥迎接傅恒。一切赏品由户部备齐。”

天哪！大臣一听全弄懵了，皇上跑这么远去迎接傅恒，由此可见傅恒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以及皇上对金川战事结束的高兴程度。但是作为一个君王跑这么远是不是有些不合礼仪，即使再高兴，最多到午门设宴款待就行了，也用不着跑这么远哪！但是群臣见皇上这么高兴，又不想打断皇上的兴致。他们心里相当清楚，皇上自从去岁二月皇后死后就从没这么高兴过，他们实在不忍心败皇上兴致，但是到卢沟桥他们想着又未免太过分了。最后，还是允禄站出来劝皇上不要到这么远去迎接。

“皇上，傅恒虽战功卓著，但以前旧例，皇上宴迎重臣也仅在午门外设犒犒。奴才未听说过要到卢沟桥宴迎的，因而，奴才请皇上不要如此劳顿，就在午门外设宴迎接傅恒吧！”允禄站出来奏道。

乾隆一听允禄这样说，才想起自己所将要做的确实有些不合礼制。但是在午门外宴迎又显不出自己对傅恒的器重，乾隆想了想道：“傅恒立此大功，是朕登基以来第一功臣。他替朕了断多年心愿，自不应以一般重臣相待。是以在午门外宴迎之旧规略显不太合适。但如允禄所示，在卢沟桥又未免太远。那朕就在西直门外宴迎吧！”

群臣听得乾隆这一席话，知皇上这一番决定已经是迫不得已了，要是再让皇上近一点接傅恒。皇上一听会发怒的，所以群臣不再规劝皇上，只得奉命办理一切宴赏时一应物品。

乾隆下朝回到宫中来到了漪秀在宫中所住的地方，兴奋地搂着漪秀又亲吻道：“秀，傅恒已经受降金川了，他马上就要启程回京，近几日可能就要回来了。”

漪秀被皇上搂得很不舒服，她尽力挣开乾隆的大手道：“皇上，那奴才祝贺你了。”漪秀说着就给乾隆行了一个大礼。

“哈！秀，我知道你又喜又悲。”乾隆笑着说。确实如此，

漪秀现在又喜又悲，喜的是傅恒在前方打了胜仗，自然前程更加明亮。悲的是傅恒一回来，自己就又要和皇上分手了。

“皇上，你说到哪儿去了。奴才只有高兴的，哪来悲伤呢？”漪秀边笑边撒娇道。

“秀，我，……”乾隆不知该说什么。他这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跟漪秀温存温存。他紧紧抱着漪秀，慢慢走向床边，漪秀也任由皇上抱住自己，任由皇上在自己身上抚摸。

傅恒一路走走停停。他再也用不着如三个月前到军前那样昼夜兼程了。他现在有时间欣赏沿途风景，有时间整理整理这两三个月来对漪秀的思念。他去的时候盼望着乘胜而归，如今天遂人愿，他果真是负誉而行了。从金川到京城路程本是很遥远，但傅恒现在心情很高兴，所以他没走多久就到了京西芦沟桥，受到皇上派的大学士来保的隆重欢迎。傅恒从来保嘴中得知皇上对自己很是引以为荣，已经在西直门外设宴款待。

傅恒领着军马到得西直门。乾隆已经是望眼欲穿了，傅恒在马上很远就看见了乾隆，于是翻下马来，一路紧走，到得乾隆前跪下道：“奴才傅恒叩见皇上。”

乾隆笑着将傅恒扶起，“来，你辛苦了，朕赏你这一盅酒。”

傅恒道过恩，喝了这一盅酒，乾隆又依次对紧随在后的岳钟麒、傅尔丹等众将赏了酒这才入席坐定。未开宴之前，乾隆望着这一批风尘仆仆的战将，决定将宴后赏赐提前到宴前，他吩咐将已准备好的赐品拿出来赏给众将。

“傅恒于金川战事中军功卓著，朕将赏你一等忠勇公，赐四团龙补褂，宝石帽顶，著于朝贺典礼之处时常服用。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准允建祠，春秋致祭。同时提傅恒为军机领班，以顶替讷亲。”

“谢皇上恩赏。”傅恒跪下谢恩道。

“岳钟麒于此战中亦表现卓著，赏复原来的三等公爵，授予兵部尚书职，以资奖励。”

“谢皇上厚恩。”岳钟麒赶紧谢恩道。

其他的名将均有赏赐。赏赐受毕，乾隆这才开宴犒赏三军和众将。众将心中为皇上如此厚待他们而感激涕零，众人纷纷向皇上表示忠心，乾隆只是笑一笑。他更关注的则是傅恒。他将傅恒拉到跟前说：“傅恒，自从皇后死后，朕便处于忧伤之中。幸得有你机勇，使朕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如今皇后虽然去了，但她却给朕留下一个如此忠勇有才的弟弟，朕想着也不是上苍绝我的情了。傅恒，宴会之后去拜拜皇后的梓宫吧！也算朕对得住她了。朕想这一年来，虽曾因心中烦闷处罚过不少重臣但那并未丝毫令朕高兴，朕惟一的高兴便是你今日能得胜回朝，傅恒，你是知道的，朕这一年来，不曾想升过任何人，唯有你，朕想来也是对得住皇后了。”

如此开怀的言论，使傅恒很是感动，他激动地叩首道：“皇上，奴才明儿就去拜谒皇后娘娘的梓宫。”说到这儿，他已经说不下去了。

傅恒不敢忘自己的诺言，第二天就偕同漪秀去拜谒皇后娘娘。他给自己的亲姐姐说了很多很多话，许了很多很多愿，只可惜是，他的亲姐姐已经不能听他说了，他只有独自对着姐姐的梓宫说话。漪秀在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娘娘、姐姐梓宫旁许下了一个心愿：愿皇后保佑她和皇上的孩子能一世平安，享尽荣华富贵。

原来，漪秀已经有孩子了。是在傅恒出征后怀上的。所以她怀疑这是她和皇上的种子。漪秀腹中的孩子得有三个多月了。但傅恒却还不知道，因为漪秀还没有给他说明。

傅恒和漪秀拜完梓宫，走在回府的路上。漪秀这才对傅恒

说：“春和，告诉你一个喜事，你愿意听吗？”

“什么喜事？”傅恒回首望着面带幸福笑容的漪秀道，他感到很惊奇漪秀这时候告诉他喜事。

“你猜猜！”漪秀娇羞地说，那脸因为红晕美得如一朵花似的。

傅恒一见漪秀如此娇羞，于是便指着漪秀的肚子道：“秀，是不是又要给我添一个儿子了？”

“你怎么猜得这么准？”漪秀不相信似地看着傅恒那张年轻俊秀的脸。

“你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这么娇羞。”傅恒握着漪秀的手说，“秀，你还记得起以前你每次怀上孩子后告诉我时你的娇羞神情吗？”

“春和，你真坏！”漪秀嗔怪道。

傅恒拉着漪秀的手哈哈大笑道：“秀，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

漪秀忍不住傅恒这种风流样子，使劲掐了他一把，直掐得傅恒眉头直皱，但那是幸福的痛。等到漪秀掐过之后，傅恒才正经地道：“秀，你说我们给这个孩子起什么名字呢？我，我差点忘了，这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

“据卜师说，这孩子是个男的。”漪秀道，“春和，如果是男，咱们就给他起名为福康安吧！健健康康一生平安，你看怎么样？”

“好，这是个好名字，你怎么想出来的？”傅恒拉着漪秀的手道，从语气可以听出他为漪秀能想出如此好名字而兴奋。

“这个名字我想了很久了才想出来的。”漪秀很是腼腆地说。其实这名字是乾隆给想出来的，只是傅恒不清楚而已，还以为是漪秀聪明想出来的呢！

乾隆自从金川得胜后心情大为高兴，于是便大赦以前的有

罪人员。当首受赦的便是阿桂，他本是军机章京随讷亲同住军前，后因讷亲、张广泗久战无功，岳钟麒又告阿桂勾结张广泗，于是乾隆于一怒之下下令将阿桂逮捕入狱。但鉴于阿桂是阿克敦惟一的儿子，是以这个大赦时首先大赦阿桂，令其复军机章京。乾隆还赦了其他一大批官员。

乾隆的高兴，傅恒的得以重用，小小年纪便任军机，任大学士，使张廷玉感到极为耻辱也极为伤心。耻辱的是傅恒以二十七八的年龄便领着军机，伤心的是皇上根本不重用自己。张廷玉现在已是八十五岁的人了，早年长子张若霭的死他曾想到回乡，后被汪由敦与傅恒所劝。而如今傅恒业已是军机首揆了，自己还是军机处一老臣，首揆远远与自己无缘，张廷玉想起这些，决定向乾隆请求予以致仕。

“皇上，臣张廷玉向皇上请予致仕。臣今年八十有余，侍候朝中已半百之期，五十年有余，但时至今日，臣自感不能如以前那样效力朝中了，是为臣觉得有些怠慢皇上。但那实在是臣体力不及以往之故。如今臣更感不如二年前，走起路来气喘吁吁，而且脑子也越来越糊涂，以往若不是皇上宽恕臣这一点，只恐臣已当九死。臣自幼离开老家，几十年不得回藉省亲。今臣老了，希望皇上能体谅臣一片苦心 and 难处，允臣致仕回家。”张廷玉在上朝时叩首道。

乾隆很是精明，他已听出其中味道，无非是想远离京城以全晚节，死了之后顺顺当当地配享太庙。乾隆才不想给张廷玉这个方便呢？他柔声安慰道：“张廷玉，你现虽已老迈，但朕并未嫌弃，实在是你自己感觉而已。你是三朝老臣，朕多有倚重，若你一走，朕有些事情找谁商量去。而且你自小便在京中居住，京城中有了你的老老少少，你为何偏在这个时候想致仕呢？但若京中没有你的子孙，朕或许容你致仕。但你在京中子孙绕膝，又久离家中，父母俱灰，家乡不复有你的亲人。致仕

何往？而且你致仕后的生活朕也放心不下。朕怕你致仕后生活节俭，不如京中方便，早早离开朕。是以朕瞻前顾后，非是不容你致仕，而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而已。”

乾隆这一席话，说得冠冕堂皇。张廷玉无以为驳，只得暂时答应下来，暂时不再提出致仕之请求。乾隆见张廷玉为自己说服，心里既是兴奋又是满心不高兴。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不知几次规劝张廷玉了，而每次张廷玉均答应下来，但每次隔不了多久又要前来请求予以致仕。乾隆看了看张廷玉，挥笔写了一首诗，送给满脸不悦的张廷玉。“张廷玉，朕有一首诗相赠，你自己看看吧！”

“谢皇上。”张廷玉接过来一看，原来上面写着：“职日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达哉元老勤宜久，允矣予心体响频。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老非伦。应兹百尔应知劝，莫羨东门祖道轮。”张廷玉一看完，已知皇上的意思了，一方面是告诫自己不要倚老卖老，另一方面也是告诫自己要知劝，不要老是打着致仕的主意。

乾隆为张廷玉不知好歹而烦的同时，驻藏大臣傅清的有关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欲抗朝廷的奏折递到了乾隆手中，早在金川之战时，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有关行径便为傅清上奏了。而今，只是他的行径更加大胆，野心越来越大，居然大有封锁西藏与京城通信和联络准噶尔上层以握西藏的形势。乾隆接到这个折子后当即命人找来军机首揆傅恒。

“傅恒，你曾到金川前线，对于西藏情况有所了解，你认为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有无想割据西藏的目的？”

“皇上，据奴才所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与其兄素来不和，他为将其兄除去，暗地里招兵买马，却打着防备准噶尔入侵的旗号。奴才以为这实际上是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准备将其兄干掉，然后割据西藏的。”